

版

權

所

有



世界文學名著

甲必丹女兒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印造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發行

著者

俄國普式

用廠

發行人

李謀達

仁震

出版者

永安復興路一〇四號
東南山版社

印造者

永安復興路一〇四號
大道印刷所

發行所 東

南出版社

桂林三多路二十三號
重慶中區路二一八號

• 造 印 安 永 •

甲必丹友

普式庚著

孫用譯

東

譯序

甲必丹女兒

附錄

「甲必丹之女」校讀記

「甲必丹之女」校讀後記

一蘇聯政府（Soviet Government）

（一九一九年）

在俄國，連在國外

非因也三樣有名，所以再舉例說明他的文學活動意義，實在並非必要。首篇「

。然而讓我們注意一下他的歷史作品底特質，倒也不算多餘。

因為普希金永遠提出了真實生活底精義的，同時又是簡明的圖畫。在他文壇裏

受了過多的散文中，沒有感傷，只特別顯着生活本身的驚人的素樸。這在他的歷

又是最早作品如此，在他的其他的散文也同樣。從普希金底傳記中，我們知道，普希

爾，其實，在他寫作「甲必丹女兒」之前，而於一八二三年，他曾經訪過發生普格卓，即於普

書而非廣尖之亂的，伏爾加河附近的城鎮。他在那裏研究檔案，採集民間的傳說，並由普

大和那一時代的同時人底回憶錄。以他的極高的藝術的直覺，普希金畫出了最

那一時代底完全明晰的圖畫，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寫作，最簡潔又最直白

地在紙上記下了那時的風俗習慣底，以及準確地反映于他詩人的想像中

的那時的人物底特性。他似乎自己就生活于他所講述的人們之中，似乎

自己觀察了他們的生活……他的工作不過是，選取了這樣的或那樣的「

描寫方法」，而且這一次，他也以他的天才，不知不覺地選取了他的最

常用又最簡單的方法，在讀者眼前復活了歷史上的一時代，滿是與生活一致的真實。其實，普式庚底寫作方法，一般在歷史作品中，特殊在「甲必丹女兒」中，他的風格顯着最可驚的素樸。在「甲必丹女兒」中，普式庚更愛用輕快的，簡短的語句。以他的這樣的風格，他不但與他的一切先輩不同，連俄羅斯散文之父，寫作美麗的精鍊的長句的喀拉謨靜也不能例外，而且也與他的許多後輩相異，例如L·托爾斯泰和J·屠格涅夫，他們的風格就多少有冗長的文句。再則，L·托爾斯泰稱「甲必丹女兒」為普式庚底金譯作品底最高峯。

：照「甲必丹之女校讞記」三篇，除序略去的四段之外，也重印在本書後面，作爲「甲必丹之女」非複譯本可的證明。在刪去本書之後，又有了並述別的意見和新的發現，所以再寫了本篇「甲必丹之女校讞後記」。——附錄：據「立」甲必丹」是鄭合信命，而且「最後」是「解題本序」。『甲必丹』是舊譯，意爲「陸軍士尉」，韓神「必丹」呢？就

(上)與魯太爾(八)：「嚴不勝即白登一國宅與意與與。」

蕭伯陽與坐於本國最一國與與與，謝來亦普普士當其，最與與與與與 from Erie

白白其與，與一國「與與」，與與白白的人(六)與不與與與。

「要與與與與與，」與與與與與，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」

高興。從小注意誠實(諺語) 爲什麼要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第一章 近衛軍中士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，與與與與與。

我的父親，安得烈·彼得羅維支·格里涅夫，少年時在米尼赫伯爵部下服務，在一七××年當「陸軍少校」的時候解職。從那時起，他就住在辛比爾斯克城（二）自己有的田產的鄉下，同一位當地窮貴族底女兒，阿芙多恰·伐西列芙娜·約……，結婚。我們一共有九個孩子。我的兄弟姊妹都很小就死了。虧了我的近親，近衛軍少校B親王底熱心的幫助，我已經在謝米諾夫團（三）登記爲中士了。我是作爲在假的，一直到我求學的年限滿了爲止（四）。在那時代，貴族底孩子們並不像現在一樣教育。在我五歲之後，他們將我的教育托付了馬夫薩佛里伊支，看他的行爲正直，就叫他做了我的保護人。他照管到十二歲，我學習了用俄文讀和寫，也能够十分正確地判斷獵兔狗底一切性質。那時，我的父親又給我僱了一個法國人，「莫屑」（五）蒲伯勒，他們從莫斯科請了他來，隨身帶來了够用一年的葡萄酒和橄欖油。他一來，很使薩佛里伊支不高興。

「要謝謝上帝，」他埋怨道，「這孩子是，洗，梳，吃，都很好了。爲什麼還要白白花錢，雇一個「莫屑」，難道自己的人（六）還不够用麼！」

蒲伯勒先生在他本國是一個理髮師，後來在普魯士當兵，最後他到俄國「Pour Ette（七）奧啓太爾（八）」，還不很明白這一個字底意義呢。他是一個好人，然而很輕佻，

又非常放蕩。他的性情中主要的弱點是他對於異性的永遠的熱情；他爲了戀愛招來的打擊並不少，這使他整天歎氣。此外，他又不是（照他自己的說法）「酒瓶底仇人」，那就是（用俄國話說）他喜歡比應該喝的喝得多一點。但是因爲在我們家裏，只在午餐喝葡萄酒，也只用小杯，而且，就在這時候，還常常遇到，當僕人拿了酒瓶滑着桌子走去，好像無意地忘了斟滿這位教師底小杯子，——我的蒲伯勒便漸漸地把俄國的燒酒喝上了癮，不久他簡直比他本國底葡萄酒還愛喝，說是，燒酒對於胃更其有益。我們立刻很好地過我們的共同生活。雖然按照契約，他負有教授我「法文和德文和一切科學」的義務，然而蒲伯勒先生却更喜歡儘快地向我學說俄國話，這之後，我們大家就可以各自從事心愛的工作。我們朋友似地生活着。我甚至于不願有別的教師了。但是不久命運却將我們拆散了，在發生了下面的事變之後。

一天，我們的洗衣婦帕拉須卡，年青，肥胖，麻臉的女僕，同了斜視眼的擠牛乳的婢女阿庫利卡，約好了一起到我的母親那里，跪在她面前，承認了自己不正當的戀愛，哭哭啼啼地控告那個「莫屑」，引誘了天真爛漫的姑娘。我的母親對於同樣的事情，向來都很嚴厲，所以她都告訴了我的父親。我的父親也照常辦得很有決斷。他立刻命令喊那個無賴的法國人來。他們報告他說，那位「莫屑」正在教我功課。我的父

親就走進我的房間來了。蒲伯勒先生在自己的床上，睡得像無罪的人一樣。我也從事于自己的事情。他們以前給我從莫斯科買來一張地圖。牠掛在牆上，完全不會用過，牠的面積之大和紙張之佳，引誘了我好久了。我決意將牠做一隻風箏，乘了我的教師睡着的時候，我就開始我的工作。當我的父親進來的一刻兒，我正在好望角上裝一條樹皮做的尾巴。看見我的這地理課，我的父親就拉了我的耳朵，即刻很快地走到蒲伯勒先生那里，一點不客氣地喊醒了他，痛罵了他一頓。蒲伯勒先生完全胡塗了，想站起來，却辦不到：這可憐的法國人醉得像一個死人。犯罪犯了十次！——責罰只有一次！我的父親抓住他的項頸，從牀上拉起，擲出了房間，就在這一天，將他趕出屋子，這使我的保護人薩佛里伊說不出地開心。我的教育也如此結束了。（未完）

我自由地生活，歡喜做鴿子的遊戲，又同院子裏的孩子們玩跳背戲（九）。言金。

我滿了十六歲了。那時候我的生活改變了。

秋天的二日，我的母親在客廳裏煎蜜餞，我舐着嘴唇，望着那些甜美的泡沫。我的父親坐在窗邊，讀着他每年定閱的一年鑑，這一本書時時使他發生強烈的印象，他從來不會毫不介意地讀過，總是讀一次，就引起一次他的憤怒。我的母親，已經熟悉他的一切脾氣和習慣，老是想盡方法藏起這本不幸的書，所以這一本「皇家年鑑」，常

常幾個月不在我父親眼前。但是假如他終於湊巧發見了這書，他就整整幾點鐘不肯放手。於是，我的父親讀着這「皇家年鑑」，時時聳着肩頭，含糊地說着：「陸軍中將！……在我的連部裏，他還是中士呢！……兩種俄國勳章的騎士！……很久以前，我們不是在一起……？」最後，我的父親將這「年鑑」丟在榻上，深深地思索着，顯出了什麼都不好的預兆。

他忽然轉過來，向着母親：

「阿里多恰（十）。伐西列芙娜，彼得幾歲了？」
「他剛十七歲起頭呢，」我的母親回答道；「彼得生的那年，正是娜斯塔霞·格拉西莫芙娜姑母一隻眼睛瞎了的那一年，那時候還……」

「好，」我的父親打斷了他。「已經到了他服役的時候了。他在女僕底房間裏和鴿棚裏糟塌掉的時光也够了。」

關於我們不久就要離別的思念，很打擊了我的母親，她竟將匙子落到鍋子裏，眼淚也流在她的臉上了。

與之相反，我的熱情却不容易描寫。到軍隊去服役的思想，同了對於自由的觀念，同了彼得堡（十二）生活底歡樂，在我的頭腦裏聯結在一起了。在我的想像中，我已

經是近衛軍軍官。這是我以為是人生幸福底頂點。請進一個。

亦與前默對中，與

我的父親向來因歡喜改變他的決心，也不願意延擱起來。我的出發底日期也定了。

前一天，我的父親說，他要我帶一封信給我的將來的長官，要拿鋼筆和紙。

「不要忘了，安得烈，彼得羅維支。」我的母親說道，「替我向B親王問候。她也請你寫明，我希望他不要拒絕對手彼得的好意。」

「胡說！」我的父親回答道，他的眉頭皺着了。「我為什麼寫信給B親王呢？」

「你不是說，你要給彼得底長官寫信嗎？」

「唔，是的！」

「那末彼得底長官正是B親王啊。」

彼得是已經在謝米諾夫底登記了的。」

「登記了的！他在那里登記，與我什麼相干？彼得並不到彼得堡去。」

「在彼得堡服役，他能够學些好的什麼呢？放蕩而且浪費！不，他應該到軍隊（十二）裏服役，他應該

學拉緯（十三）去，他應該去嗅嗅火藥氣，做一個兵士，不要去當近衛軍底浪子。他的

護照在那里？拿給我。」

「我的母親就去尋找我的護照，那是同了我的行洗禮的小衫一起放在她的小箱裏的，

又用了顫抖着的手交給父親。父親注意地讀了一遍，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，就起頭寫

他的信。

好奇心使我受苦了。假如不到彼得堡去，那麼送我到那里去呢？我目不轉睛地望著我的父親底筆，可是他的筆却移動得很慢。終於，這信封了我的護照一起裝在封套裏，他封好了，除下眼鏡，叫著我，說道：

「這是給我以前的同伴和朋友，安得烈·卡爾羅維支·R·的信。你到奧倫堡（十四）去，在他的鄉下服務。」

於是，我的一切光明的希望都破碎了。代替了彼得堡歡樂的生活，等著我的是遼遠而且野蠻的外省底孤寂和厭倦。在一刻之前使我那麼熱心想望的服務，現在對於我，却似乎成了極大的不幸了。然而還能够抗議麼？

第二天早晨，在大門底階前，停著一輛旅行用的篷車；他們都放在裏面了：我的提包，我的行李，還有一包一包的餅乾和糖果，溺愛的家庭底最後紀念品。我的父母給我祝福。我的父親對我說道：

「又再見，彼得！去給你宣過誓的入忠心服務；服從長官，不要諂媚，求他們的贊許；服務的時候，不要搶在別人前面，但是也不要躲避盡你的本分，記住我們的諺語：時時注意新衣，從小注意誠實。」

我的母親哭著吩咐我，注意自己的健康，又反覆地對薩佛里伊支說，要他永遠好好地看顧這孩子。他們給我穿上了兔皮褂子，又罩上了闊裾的狐皮外套。我同薩佛里伊支一起上了車，走了，流着很多的眼淚。

就在那一天晚上，我們到了辛比爾斯克，我們要在哪裏停一天，買一些必需的用品：托了薩佛里伊支去買辦。我在旅館裏租了一個房間。早上，薩佛里伊支到店鋪去了。因為老是望着窗子外面泥濘的小街，不禁討厭了，我就在這旅館底各房間裏走來走去。走進枱球房，我看見了一位身材高高的先生，大約三十九歲，生鬚長而黑的唇髭，穿一件哈拉脫(十五)，手中拿着球杆，嘴裏含着煙斗。他正同枱球記數人一起玩着，如果打勝了，就給他一小杯燒酒；打敗了，就要四隻腳地爬在枱球下面。我站住了看這遊戲。繼續得愈久，四隻腳的爬行也愈多，終於這記數人伏在枱球下面不動了。那位先生對他說完了幾句作爲他的墓誌銘的，侮辱的話之後，就向我提議，同他玩。我拒絕了，說是不懂。這顯然使那人奇怪了，他似乎憐憫地向我望着；然而我們的談話却繼續下去。我細道了，那位先生底姓名是伊凡，伊凡諾維支。祖林，他是輕騎兵上尉，這次到辛比爾斯克來徵募新兵，就住在這旅館裏。祖林很客氣地邀我同他一起午餐，按照兵士的習慣。我很願意地答應了。我們到了餐桌邊。祖林點

心地喝着，也請我喝燒酒，又堅持着，要我熟習軍人底職務；他講述了許多軍隊裏的故事，幾乎使我大笑得跌倒了，我們吃完了午餐，已經像是真正的朋友了。那時候他又提議教我打柏球。

「對於軍人，」他說道，「這當然是必要的。例如，當行軍的時候到了一處小城，幹什麼好呢？並不是永遠可以殺猶太人（十六）。他就期然而然地走進旅館，玩起柏球來。」然而一講到玩，就應該知道怎麼玩！」

我很被他說服了，就熱心地開始學習。祖林萬盤地贊許我，驚異我的迅速的成功，在練習了幾回之後，又提議用錢來玩，每一次以一個格羅仙（十七）計算，目的並不爲了贏錢，只爲了無錢不玩，因爲這，照他的意見，是最壞的習慣。我也接受了這提議，其時祖林又叫拿甜酒來，勸我嘗一嘗，反覆說明，一個人應該熟習他的服務，而服務難道可以沒有甜酒的嗎？我愈多喝我的酒杯，我的膽子也愈大。

之：我像壞孩子似地任意就是，我輸了，欠他一百。祖林先生原諒我。